

沂水抗日烽火



沂水抗日烽火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说 明

抗日战争，是在我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当时，地处沂蒙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沂水县，广大军民，在我党领导下，曾为保卫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同全国人民一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纪念这次反侵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在有关革命前辈的大力支持下，编印了这个资料性的小册子。内容主要包括沂水县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坚持敌后游击战，和我八路军主力在沂水境内所进行的著名战斗。意在从一个县的侧面，比较系统地反映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的艰苦历程。但是，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全面，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地希望读者特别是有关革命前辈给以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沂 水 县
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

目 录

抗日武装的 建立与发展

- 沂莒两县抗日武装的建立……………李仲林（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李贯一（8）
沂水抗日志愿队建立经过……………邱也民、秦昆（23）
沂水县抗日武装斗争片断回忆……………李锺盈（28）

游 击 战

- 抗战时期《大众日报》报导选辑……………（45）
忆拔松峰伪军据点……………杨兴（59）
一九四一年冬反扫荡斗争经历……………刘诚元（61）

著名战斗

- 九子峰激战我毙敌百余俘获无数……………《大众日报》（67）
八路军孙祖镇歼灭敌寇……………《大报日报》（69）
铜井的断片……………邢路（71）
我军攻克铜井袁家城子……………《大众日报》（75）
南墙峪一役军民携手杀敌……………《大众日报》（77）
悬*崗顶百十一师某部突围剪影……………王力（80）
笛*崗浴血……………严雨霖（82）

对崮峪粉碎敌“合围”	《大众日报》(91)
笛*崮山突围	吕若骥(92)
歪头崮战斗	徐庆明、杨兴(98)
人民战争的胜利	胡奇才(103)
沂水城攻克记	冬柏、麦青(111)
二次击退敌伪进攻我军解放沂水全境	《大众日报》(119)
忆葛庄战斗	孙继先(120)
鲁中我军截击滨海败退敌伪	《大众日报》(136)
三次讨吴役	窦宪诺整理(138)
回忆第三次讨吴战役	张洪轩(141)

*原文如此。应为旋崮顶、对崮峪。

沂莒两县抗日武装的建立

李仲林

一九三七年秋末，我从济南监狱释放。回到故乡胶东莱阳，与失掉组织关系的吴青光、苏继先等以及同监难友宋竹亭、刘中义等党员取得联系。为争取早日与省委接上头，我于十一月初，赶赴泰安。在那里找到过去同监的夏辅仁和李林同志，他们介绍我与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会面。当时先后到泰安接头的，还有我在青州第四监狱时的难友潍县的王建功、章邱的孟金山、沂水的邵德孚等同志。



李仲林同志

当我们分别办好恢复关系等手续时，日寇已侵陷德州、逼近济南，日寇飞机连续轰炸泰安城。在此情况下，省委为尽早分配来省委接头的同志和刚从延安派至山东的第一批长征干部洪涛、赵杰、韩明柱等同志，赶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黎玉同志不



邵德孚同志

分昼夜地向我们作形势报告。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当前的工作条件，号召大家不失时机地分赴各地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遂即向每个同志分配任务。

一、去沂、临、莒等县恢复党组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和邵德孚被分配到鲁东南的临沂、沂水、莒县、日照等县。主要任务是：（1）恢

复党组织；（2）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心要求是拉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出发前，在省委搞组织工作的李林同志交给我几个分散在临沂、莒县等地的党员关系，如丁梦荪、郭有邻等同志，以及驻临沂城的友军中个别党员和朋友关系。以上所有党员和非党员关系，都是口头交代，根本未写介绍信。黎玉同志发给两元硬币，以备不时之需。我们也没带任何文件和衣物，便离开泰安城。

我们先到沂水县马荒邵德孚的家，在那里一方面休息，一方面了解当地情况。第二天，我们找到邻村失掉关系的党员于松泉，找到在国民党县府所属地方武装中工作的邵的老朋友李贯一。我们向他们谈了当前形势，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如何自力

更生组织游击队保卫家乡等等。他们很高兴，急切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积极帮助我们了解有关情况。

在马荒休息了两天，我们去沂水北乡埠前。埠前是我党在沂水农村活动较早的一个基点，土地革命初期建立了村支部。一九三三年临时省委的宋鸣时叛变后，沂水县委遭到大破坏，埠前村的李道德、李洪标、李端甫、李桂五^①、李子荣^②等同志，都失掉党的关系。在失去党领导的几年当中，他们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仍与左右邻村党员，保持不定期联系和互通消息，也曾自发地建立过党的临时小组或支部，个别同志也曾一度与外乡党员自发组织县工委。同时，多次主动寻找党组织，但未能找到。这次我们来到埠前，说明来意后，大家喜出望外。我们告诉他们，当前日寇向内地节节侵入，蒋介石消极抗战，韩复榘不战而逃。山东省委要我们尽快拉游击队，成立自己的抗日队伍。他们听了喜形于色，异口同声地讲：“说干就干”。

我们以埠前为中心，先后到过去有党组织的松峰、孔家庄、武家洼等村，经过几度腥风血雨，幸存的仅是零星的失掉关系的党员。孔家庄只有孔楚白、孔雨田，坡庄村仅有王翰卿。其他村庄，也大体相同，埠前最多，约有十个左右。

工作告一段落，我与邵德孚商量，沂水的工作由他主持继续进行。一九三八年元旦刚过，我由沂水赶赴临沂城找到丁梦荪和韩去非。会面后，我们研究了开展临沂工作的大体计划。首先是利用了与王洪九的同学关系，进行统战工作，协助王整训队伍；特别要抓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王洪九向我们靠拢；其

^①李桂五同志一九四八年在新浦牺牲。

^②李子荣同志一九三九年在这场战斗中牺牲。

次，以沙沟、三重为基点，向周围村庄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七、八天后，我由临沂赶往莒县城西南泥沟村，与郭有邻接头。见面后，我说明来意，郭热情地安置我在他家住宿、吃饭。第二天，分别介绍我与新发展的党员王禹民、庞汇川等活动分子见面，王、庞都是小学教员。这些同志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颇具信心和决心。我和郭有邻又到五花营、辛家官庄、高房等村，了解党小组的活动情况，以及准备拉队伍的骨干、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情况。

我们到过的村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绝大部分对日寇的猖狂入侵，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但苦于抗敌无首、救亡乏术。有些爱国民主人士、进步青年学生，因找不到八路军，便投向国民党的六十九军第六师、五十七军百十一师或国民党所属地方武装张里元、许树声等部。当时形势发展很快，要求我们迅速把队伍拉起来，但有些问题，必须请示省委解决。因此，我与郭有邻商议，由我专程去省委汇报请示。

二、建立六大队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我先去沂水，同邵德孚商讨请示汇报问题，并查询省委驻地。在沂水未查到，我又徒步前往临沂，在临沂与友军搞统战工作的郭子化同志告诉我，山东省委于一月发动了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我离开临沂，最后在蒙阴山区，找到四支队驻地。

我到达后，首先和夏辅仁、程照轩、金明等同志会面，他们都是我在监狱时的难友。我向省委汇报了沂、莒、临等地党的发展和拉游击队等情况，同时请示给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恢复关系

的手续、党龄如何计算；部队的口粮、武器供应的解决途径和方法；营以上军政干部的配备和来源；部队编制规模、建制和番号等等问题。

省委和支队领导决定以沂、莒两县现有人员为基础，合编一个大队，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下设四、五个中队。大队设党代表、政治处。党政军工作，由大队长、党代表和政治处主任集体领导。同时决定派抗大毕业生鲁滨同志任大队长，邵德孚任党代表兼顾沂水地方工作，我任政治处主任。郭有邻任大队参谋，也侧重地方工作，兼顾部队。

二月底，我同鲁滨赶回沂水埠前，和邵德孚等同志一起，立即按照上级指示，将沂、莒两县游击队员五百人左右，编为四个中队。选拔莒县的党员张百川、孔福亭、王禹民、爱国人士刘克成、孟敬之；沂水的党员李道德、李端甫、李子荣、李怀德、李桂五、李清河、孔楚白、爱国人士刘惠民等同志，分别任中队正副队长，班、排长或负责司、政、后勤工作。为加强部队党的日常组织活动，成立了临时支部，政治处组织科长李桂五同志任支部书记。在大队部或直属单位和各中队，分别组成党的临时小组。

大队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初步组成后，过去朱掉关系的党员耿启闾等、一些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与我们联系。但由于我们当时领导水平低和个别负责同志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和基层干部，引起干群不满。队伍成立后，便有个别战士扬言想家，不告而别；有的嫌生活苦开小差；甚至有个别班、排长暗中串通，集体拉走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我们及时地如实汇报省委和支队领导。四月底，鲁滨调省委，另派长征干部罗积伟

和吴坤同志任六大队正副大队长，杨昆任政委。

罗、吴等到后，加强军政教育，建立各种制度，因之军纪、风纪、后勤工作都逐步得以改进。全体战士、军政干部，欢欣鼓舞，士气振奋，以在红军干部领导下为荣，以参加八路军为荣。

三、成立二支队

六月间，六大队进驻莒南垛庄、岳家沟一带，把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罗积伟任司令，吴坤任副司令，杨昆任政委。部队人员穿上了新军装，戴上“八路”臂章，武器弹药也有所充实，部队面貌大为改观。原来不辞而别的人自动归队，还有少数参加友军或杂牌军队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脱离旧部投到我军来。

一九三八年七月，省委派景晓村、刘涌来鲁东南，八月，在大店成立鲁东南特委，景晓村任书记。同时，二支队也进行整编，刘涌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杨昆任副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邵德孚调回沂水县，筹建地方党的领导机构。整编后，二支队支队部辖一、二两个营，由罗积伟、吴坤同志分别任一、二营营长。建立一个特务连，直属支队部。不久，日照黄墩乡的地主土匪头子朱信斋部三百余人，也主动与我军联系，愿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参加抗日，归我们领导。即将朱信斋部整编为独立营，朱信斋任独立营营长。二支队合计一千余人。其他通过地方开明士绅、道会门等所组织的武装，不计在内。

整编扩建结束后，为打击敌伪军猖狂气焰，并在战斗中练兵提高部队战斗力，十月间由刘涌同志和我率领二支队开往诸城，打下了瓦店、朱解两个伪据点，在诸胶边活动，扩大影响。

然后驻胶县泊里镇，向诸城、日照及其外围敌伪军开展军政攻势，相机予以打击。鲁东南特委景晓村、杨昆、崔介等同志留在后方，由莒南迁往莒北桑园一带。春节前后，省委又先后派李均、谢辉两同志健全特委机关和县委领导机构，开展地方工作。

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

选自《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一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李贯一

沂水县位于沂蒙山区腹地。远在二十年代，沂水县就有了党的活动。一九四〇年春，在党的领导下，迎着抗日战争的烽火，沂水县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她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全国解放后历届沂水县人民政府的前身。建立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论断。



李贯一同志

两次探监明方向

一九三六年冬，我担任沂水县一区乡农学校的校长。兴办乡农学校，是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韩复榘的主张。其主要目的是集中青壮年，首先是地富子弟，进行军事训练和乡农知识教育，

名曰“防匪防盗，维持治安”，其实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持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统治。该校先后办四期，每期半年，学员六十人。按照规定，学员来校时必须带枪一枝。那时地富手里有的是保家枪枝，有些学员甚至带长短两枝枪来校。

世界上的事物千变万化，有些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在乡农学校学员中，固然有不少地富子弟，但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敢于接受新事物，其中也不乏爱国有志之士。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消息传来，大多数学员慷慨激昂，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坚决做中华子孙，不做亡国奴！”那些充满激情的抗日歌声，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响彻校园。有些青年如刘邑周、武克谦、牛兰荪等几个要好的朋友（也是一期学员），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抗战问题。这时听到外地有护敌后援会的组织，我们在学员中也组织起一个“抗敌后援会”，由我任主任，武克谦、刘邑周、刘寿年分任宣传、军事、募集等部长，自动捐款寄往前方。不久，敌人占领平津，并继续南侵。这时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大家都感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手无寸铁，光凭捐款是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的。开始意识到要想保卫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从而有了组织武装的酝酿和要求。我们分析组织武装的有利条件是：有四期毕业的同学，他们都有枪枝和弹药，加上县府原发的三十枝枪，就有几百枝。经过酝酿，很快就拉起了一部分武装。

这个武装从开始组织，就是以抗战为目的的。因而，大家考虑必须找一个真正抗战的后台，不然拉起队伍来，也不会有出路的。那么究竟找谁呢？国民党是那样的腐败无能，大批军队不战

而退，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我们目睹的沂水县也是如此。大批溃军，经常败退过境，除了抢掠老百姓财物，就是把日寇宣传的神乎其神，无法抵挡，散布亡国论。县长孙桐峰闭口不谈抗日。他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贪污自肥，骄奢淫逸，每天有一多半时间吸鸦片。他贪污全县教职员半年的工资，装了一腰包钱，又讨了个小老婆。听说鬼子要占沂水城，他早就偕妾携银逃之夭夭，躲到埠前庄大地主刘立生家吸大烟去了。大量事实证明，依靠国民党是不行的。在这同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西安事变”共产党不计前仇，主张释放蒋介石促成国共合作也是为了抗日；共产党、八路军，保卫祖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已传遍了祖国大地。在这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时候，凡是不愿当亡国奴而愿抗战的爱国志士，哪一个不向往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我当时是一个不满于旧社会的青年，学生时期曾参加过学生运动，革命军北伐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平素愿和一些主持正义的人们接触，所以在我交结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地下共产党员，邵德孚同志就是其中很要好的一个。邵德孚同志是沂水县马荒村人。是沂水县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六年，我在沂水县立中学读书，他就在附属小学任教。后来我在济南师范毕业，到旧沂水县府教育科任教育委员，他在瑞麟小学任教。我们多年来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经常同床共眠，彻夜长谈。一九三三年七月邵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山东省监狱，已经四年杳无音信。

正因为有以上的情况，我对依靠共产党、八路军进行抗战的愿望就更为强烈，但这时沂水县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八路军

还没有伸展到这里，共产党员还处于地下活动，向哪里去找？怎么找法？感到十分茫然。正在欲进不能，心情十分焦躁的时候，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我在西关街碰上了于松泉。于松泉是沂水城西门里人，家中开店，曾经因共产党嫌疑被捕过。他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邵德孚解到沂水监狱来了，他托人捎来口信，很想见见你！”我一听此讯，兴奋极了。那时孙桐峰的秘书叫范敬斋，我跟他私人关系还好，通过他，又通过一个姓张的监狱长，才允许我到监狱里看望邵德孚同志。

旧县府驻在西关，它的东面是县警察局，中间有个大门，进大门走一段弯弯曲曲的胡同，才步入县监狱的深宅大院。邵德孚同志被单独关在一间屋里。在我的记忆里，邵德孚同志的身体是很魁梧的。他经常穿着灰布长衫，戴着鸭舌帽，帽沿下是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前额宽阔，眉宇间透着一股英俊、严肃和刚毅的气质。四年多的监狱生活，却使他的身材修长，稍微有点儿佝偻，面色清癯、憔悴，头发和胡子老长。他当时虽不过四十左右，却显得苍老多了。但他的目光仍然是敏锐的，一眼认出了我，马上站起来，让我到炕上坐下。我们紧紧握手，热泪盈眶，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由于狱方种种限制，这次会面我们不便多谈。我只向他简述了自己四年来的情况。当我谈到要拉武装时，他忽然睁大了眼睛，眼里闪出兴奋的光彩，忽地站起来，拍着我的肩，低声说：“好！好！贯一，你做得好！要抗日，就一定要拉武装！”

回校后，我当即与要好的几个朋友和学员商量，并将邵德孚同志鼓励我们拉武装的问题说了一遍。大家都非常高兴，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调集一部分学生，人数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编